

〔美〕卢·格里斯特 著
李淑娟 郑涛 译

CHINA MAIL BAG UNCENSORED

我最亲爱的 洛蒂

一个美国大兵写自60年前的中国战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美〕卢·格里斯特 著
李淑娟 郑 涛 译

CHINA MAIL BAG UNCENSORED



我最亲爱的洛蒂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Girl in
World War II China and India*

写自60年前的中国战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最亲爱的洛蒂/(美)卢·格里斯特(Lou Glist)著;李淑娟,郑涛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8

ISBN 7-80187-817-5

I. 我... II. ①卢...②李... III. 书信—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253 号

Copyright© by Lou Glist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4443 号

我最亲爱的洛蒂

策 划:孙 红

作 者:(美)卢·格里斯特

翻 译:李淑娟 郑 涛

审 定:孙辰北 周奎杰

责任编辑:慧 钰 董晶晶

装帧设计:贺玉婷

内文插图:卢·格里斯特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32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817-5/I·277

定 价:3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 谢

每本书都暗含着一个缘由，一段故事，一样期望，一种鼓励。真得感谢我夫人洛蒂的眼光，她一直珍藏着本书收录的所有信件和插图。她深信，不管等多久，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结集出版。本来，写这些东西就只是为了她。我对她怀有无边的爱 and 无尽的感激。

十多年来，吉姆·诺兰德陪着我边走边聊，这打开了我模糊的记忆之门。如果把我们这些年来所走的路程都加起来，足够从纽约到洛杉矶走个来回了。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有点怪头怪脑的，即使逛购物中心，也不忘手里拿着一个微型录音机。他不时问一些能激发我讲述战地故事的问题，而这些故事我早就讲给我的孩子和朋友们听过。

有一种理论说，即使年轻人也喜欢听关于人性的故事。就让我的外孙女希瑟验证这句话的真伪吧。我们的女儿玛西娅和儿子保罗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的过程中，时不时要忍受一个怀旧的老爸。我们老两口最感兴趣的是，这些故事对保罗和卡尔拉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孙子乔丹和孙女安娜会产生什么影响，此时他们正在上学，在探讨他们祖父母的生活和岁月。当我的外孙女西特说“姥爷，我记得那个故事”，没准儿这个故事能刺激她爸爸彼得写出一首新歌呢。

接下来要感谢这个电脑时代和热心的年轻人。我要感谢保罗·易金把我的书稿从阿米高（Amiga）电脑格式导入PC电脑里，这样才能使用最新版的写作程序。他还花费了很多精力扫描书中的所有插图，真是感激不尽。同时也要感谢他的夫人德比，是她教会了我操作那些生疏的写作程序。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儿子布赖斯，在过去几个月中是他把电脑借给我用。

没有我的出版商克里斯·卡森对本书的信心，就没有它得以与读者见面的可能。为此，我要对他表示万分感谢。

燃烧在爱情和战火中的文字

赵启正

结识格里斯特先生是在2002年10月。那年为举办“历史的记忆”系列活动，我去美国访问。随行的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发言人的徐英同志。他把格里斯特先生的书介绍给我，我便成了出版此书中译本的推荐者之一。

格里斯特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军械师。1944年圣诞节前夕，他告别新婚仅4个月的爱妻，先乘船登陆印度，再飞越危险的“驼峰航线”，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为了排解远方爱妻的孤寂和担忧，在17个月里，他写下并设法寄出大量信件，包括大量根据所见所闻创作的漫画和速写。这些图文并茂的记述令人感慨良多。

本书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一场场历史活剧。读者会感受到扑鼻的战争硝烟，亦会领略到中美军民并肩战斗的友谊与合作，勇气和幽默。他看到农民的艰辛、妇女的痛苦、耕地的水牛、尘土飞扬间上演的戏剧、路边卖糖人的小贩、来来往往的黄包车、令人应接不暇的通货膨胀，还有那碾出机场的石碾子。他发现国民党对“剿共”比对抗日更有兴趣，他目睹“抓壮丁”，他还看到国民党的“饿兵”如何乞讨。他记载了自己夜访一位嫁到中国贵阳小镇的美国才女的经历，也谈到罗斯福总统一家从祖辈起就与中国有交情。

通读译稿，觉得本书视角独特，图文并茂，情感丰富，内容

我最亲爱的洛蒂

厚重。我以为，此书对读者尤其对年轻读者会有吸引力。旧时中国的情景早已烟消云散，而格里斯特先生的文字和图画让人们得看过往烟云，记取历史沧桑。60年前由于空间距离，格里斯特先生对中国之种种颇有感触；60年后的今天，读者也许会因为时间距离而同样感到一种冲击力。

过几天，格里斯特先生和夫人洛蒂就要来华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了。我期待着再次见到他们。

2005年8月24日

一个战时新娘回忆 60 年前和丈夫往来中国的通信

洛蒂·格里斯特

每个人都会面对战争，即使他不想要。与爱人分别也是常事。我的丈夫卢去中缅印战区参战时，我们刚刚结婚 4 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沟通的惟一方式就是往来书信和电报。我们写了很多信，很少用电报，因为拍电报通常是来报丧的。

他用艺术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给我写信，这样我就能从信中看到惟妙惟肖的风景，与他一起呼吸那里的空气，还能看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奋力抗日救国。他的字里行间和每幅素描，都流露出对中国的热爱，透过他照片上的眼神也能看出他对中国的爱与日俱增

卢在中国服役期间，我在繁华的纽约市生活和工作。走在街上，穿过行色匆匆、涌动的人流去上班时，我都在思考该给他写些什么。我愿与他分享我走过花店时，春花绽放的闲静之美，以及在它映衬之下街道的喧嚣和拥挤。

我决定把我的想法和我的爱写信告诉他，而且我喜欢利用每个空闲时间给他写信，无论是在乘地铁上下班的路上，还是工作午休或在家的时候，总是信纸不离手。我要用我的心灵和精神安慰他，提醒我们有共同经历的昨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

为了充实业余生活，我参加了战争债券募集演唱，去医院慰问和安抚伤员。虽然忙碌，但我总能找到时间给卢写信。对我来说这很容易，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谈恋爱。

卢的每封信都是他与我分享他的战争经历的值得珍藏的记忆。快乐、光芒和温暖包裹着我，每当我手握他的信，都能感到它带给我的安慰，因

我最亲爱的洛蒂

为它在告诉我他平平安安。

我们的结婚戒指上刻着一个圣经里的词“米斯巴”，意思是“愿上帝在我们分离时保佑你我”。这个词还真灵验，在过去的 60 年里我们一直在与儿孙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爱。

前言

1945年2月，战火席卷欧洲和太平洋：硫黄岛的战斗接近尾声。我和一连黑人换防部队乘坐美国“摩顿将军号”军舰，经过18000英里的长途跋涉，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港。就像乘坐诺亚方舟，我们在海上连续漂浮了40个昼夜。我们这支部队于圣诞节前夜离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乘黑人专列（译者注：19世纪初~20世纪中，美国南方黑人白人分车厢乘坐火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安扎兵营，15天后乘船去往遥远的中缅印战区——这里被称为盟军的“后门战场”。

由于开辟了欧洲战场，美国对中国境内战事的关注优先度降低了，虽然中国抗击着125万的日军，超过占领太平洋群岛的日军人数。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还不足以直接支持中国的战争要求，也还不能以中国的海岸作为基地去轰炸日本。印度仍然是战略要地，美国 and 英国战机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在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的敌人。印度还是通过“驼峰航线”（翻越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补充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地。我也是通过“驼峰航线”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通道都被日本人封锁了。

加尔各答港是我们进入印度的“入口”，也是通往中国的“后门”。下船时，我们看到秃鹫猛地扑向升天塔，这是帕西人（印度吠教）送死者升天的地方。我们还看到印度人在胡格利河畔的台阶上洗尸、火化，把骨灰撒入河水，同时，另一些生者就在旁边洗澡、洗衣服。我们就在死亡之门的旁边，不过我可不想像这样“升天”。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这片战场与其他任何战场都不一样。

在我们到达的30天前，经过激烈战斗和艰苦建设，滇缅公路重新开放，这条公路的起点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邦的乐都。通过这条新路，首批军需物资已经穿过丛林和高山峻岭运抵中国。在此之前，所有军队补给都得依靠飞机通过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驼峰航线”运输。打通乐都公路，除开部队的奋战，还少不了15000名劳工的辛勤劳作，其中包括9000名经常被忽略的黑人。

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矛盾重重，物价飞涨。美国对中

国的战略战术失去了信心。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本是用于打击日寇的，国民党政府却打起了小算盘，要储备这些东西打内战。

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留给了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他接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成为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成立了一个独特的组织——中国作战指挥部（简称CCC），由专门派来的美国官兵组成，负责军需物资运送和分发的每个环节。他们要眼看着运到中国的武器确实送到中国士兵的手上，目标是把中国的36个师重建为现代化的作战部队。

在我到达位于中国昆明的中国作战指挥部总部时，我被分到国民党第94师任师军械官。我手下有1个翻译，1个参谋军士，10个军械技师和他们的2个军官。我们到紧挨着日军前线的村子里工作。耳濡目染，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和价值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小队的技师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表现了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1945年7月，我们来到柳州，这是一座被收复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机场所在地。日军的“焦土政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到处是残垣断壁，整个城市在大火中痛苦地呻吟。但返城居民是意志坚定的，他们对大火、饥荒和洪水这些灾难似乎早就习以为常。1945年8月14日，8年抗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沸腾了。

我被临时调到柳州的空运指挥所工作，任务是帮助调遣成千上万的部队，到北方和沿海地区收复失地。很多人被送往上海，那是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个城市。

早在1937年7月，日本人就占据了上海。我到那里时，上海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在日统时期，日本人操纵中国的傀儡政府，管理工厂，把英国人、法国人以及1.5万名犹太人等外国人赶进集中营。那些犹太人是1938~1939年间从奥地利和纳粹德国来此避难的。

上海之所以成为“东方之珠”，其原因变得更为清楚。我在中国战区总部人事部工作，这让我有机会与那些犹太难民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们接触、交流。日本宣布投降后，上海变化巨大，大批的外国人正在离去，75万日本公民等待返回日本。由于我负责涉外婚姻和政府事务，我亲身经历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它们都将在本书中呈现。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事问题并没有随着日本投降而终结，相反，

前言

继续滑向灾难。为了缓解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收复失地方面的斗争，马歇尔将军来中国斡旋。暴乱和罢工游行层出不穷。物价上涨严重，美元成为硬通货。求生艰难，乞讨司空见惯。到1946年4月底我离开上海时，那里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恶之城。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我寄给妻子洛蒂的上百封书信、漫画和素描，记录了日本投降前我在中国乡村和城市生活的17个月，还有在上海与战争幸存者们度过的那段短暂的和平时期。我出国打仗时刚结婚4个月，因此，本书所流露出的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的痛苦与幽默。我的目的是保持乐观，减少恐惧，特别在这样一个存在文化巨大差异的世界中。我力求通过文字和绘画，定格我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和学习经验，折射出当时情景下的伤痛与幽默。

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我希望读者能从阅读中得到快乐，增长知识，了解一个特别不同寻常的世界。中国、缅甸、印度虽然是盟军战线的“后门”，但这里的军民表现出令人惊骇的勇气和壮举。本书所描述的战时行动，仅限于审查允许的范围。

CONTENTS

目录

致谢

序

中文版序

一个战时新娘回忆 60 年前和丈夫往来中国的通信

前言

1 写自印度的邮件

3 登陆印度

35 写自中国的邮件

39 飞越“驼峰航线”来到中国

63 写自贵阳的邮件

65 嫁为中国人妇的美国同胞

75 写自马场坪与青溪的邮件

77 在中国作战指挥部的乡村生活

105 去昆明执行秘密任务

121 团结有力量

135 写自柳州的邮件

137 废墟中的柳州

161 日本投降了

171 奔波, 奔波

195 写自东方明珠上海的邮件

199 过上了甜蜜生活

211 洋鬼子们来了

225 犹太贫民区见闻

237 写自中国战区总部的邮件

239 不只是生存

253 农村狩猎记

269 邮件: 出上海记

271 感谢时光飞逝

283 这么多美国大兵申请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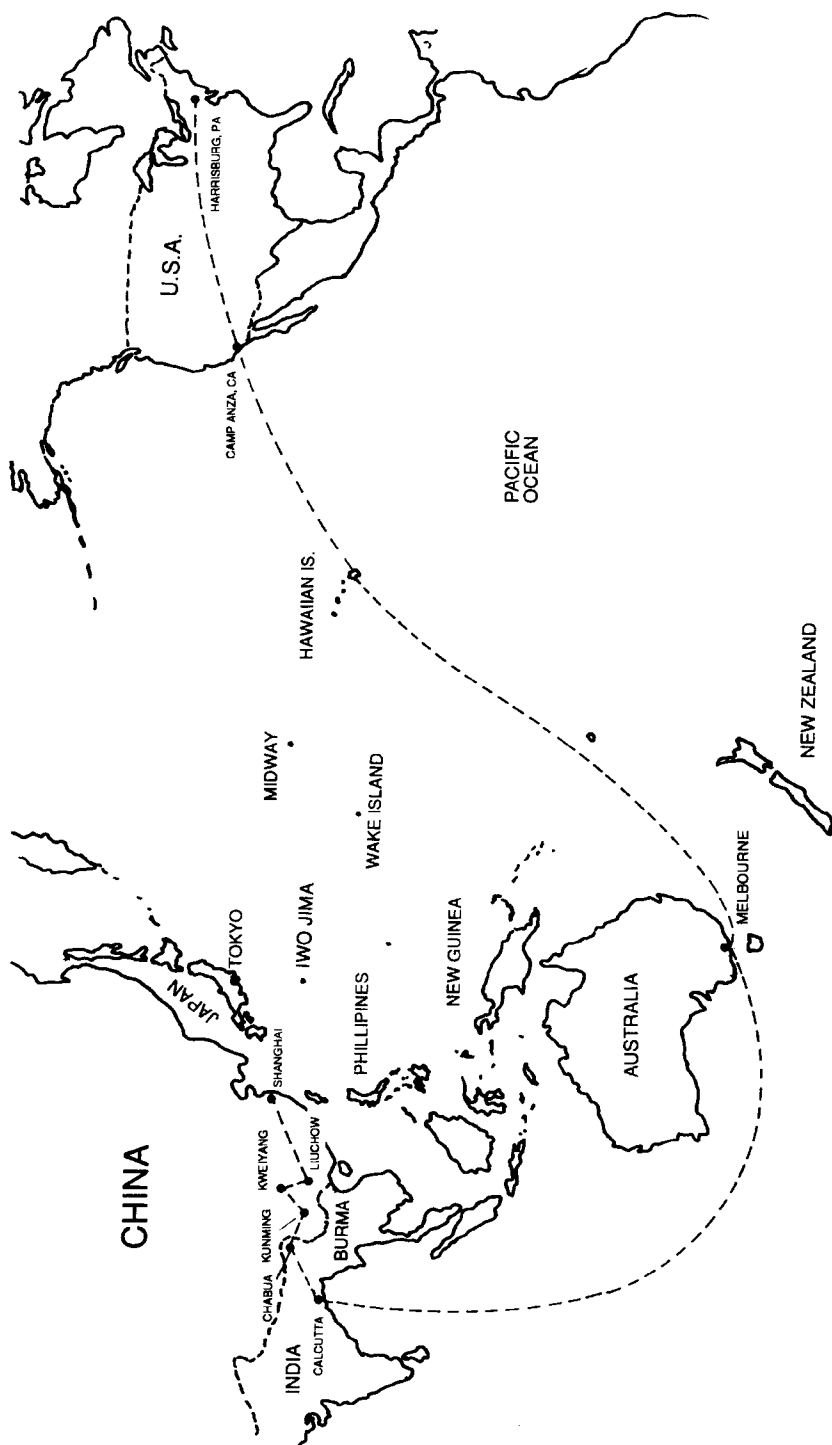
293 洛蒂的醉人唱片

303 更加熟悉中国文化

317 最后的中国记忆

后记

写自印度的邮件



1945年1月17日,当我们出发去远东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战场上打得正酣。我们登上美国海军“摩顿将军号”军舰,向西渡过太平洋奔赴前线。我们先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出发,经过两万英里的跋涉,目的地是我们以前只在课本中听说过的国度。我们对于战争都是一知半解。报纸、新闻影片和广播报道过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但那时还没有电视直播,战争的真相无人知晓。

当我们横渡险恶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水域时,我们对于硫黄岛战斗的激烈程度还没有一点感觉。美国海军“摩顿将军号”军舰上的新闻广播只提供很简要的战况消息,我们听到的都是简短的好消息。

印度的加尔各答是世界上最遥远的战场,我要从这里进入中国。印度是英国的盟友,但和英国貌合神离。它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盟军能经过它而援助中国。印度位于中国的西南,北面有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隔开中印邻国。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是支援中国的主要途径。

印度的制造业对战争提供了支持,这降低了长距离海运粮食和物资的需要。我们同中国的“租借法案”[译者注:美国国会在“二战”前通过“租借法案”,以此为由在不跟德日宣战前来合法化其援苏援华的行为]就是利用这条最近的补给线实施。

印度不仅补充物资,也提供兵源前往北非和欧洲参战。它的军队在英国人的带领下为“二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其国内,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呼声不断高涨,政治变革一触即发。它要养活国内的4.5亿人,表面平静,暗流汹涌。

战时活动带来的某些经济收益正在一点点地流失,而印度的世袭阶级体制依然坚持不让贫困阶级得到任何好处。1943年,在加尔各答省的孟加拉地区爆发了近10年来最严重的饥荒,这对于穷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成千上万家可归的饥民还在街头流浪。

美国军队出现在印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1942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人员从爪哇调到印度西海岸的重要港口卡[译者注:当时卡拉奇属于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后,归属巴基斯坦]拉奇以来,美军一直驻扎在印度。“3·41租借法案”批准了向中国提供武器,为执行这项任务,第一批服务和补给部队于1942年5月16日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为力争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缅甸的史迪威将军的军队提供服务,并重新打通去往中国的滇缅公路;另一项是负责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工作,为第14航空队即原来的飞虎队提供补给。到1942年5月27日,印度东北组建了一支先遣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将货物空运到中国。到1942年底,起自印度东北部的乐都公路开工,这条公路连通滇缅公路,保证史迪威将军的作战计划顺利实施。

1945年1月27日,史迪威将军的部队把日军赶出了缅甸北部,从云南省出发的中国远征军与中美联军会合,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的开通,“驼峰航线”的空运,把我们中缅印战区的战争意图贯通起来。更多的美国军队开始进入中国,我们可以从内陆给日军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参加的就是这项运动。

我最亲爱的洛蒂：

1945/02/25

印度

这是我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出发，经过两万英里的水上漂泊后，在陆地上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我们是第一批从美国经海上进入加尔各答的部队。其他部队则是先进入印度西海岸的卡拉奇，然后再乘火车到达这里。这是一个离美国极为遥远的战区，真是难以相信我会到达这里。

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你，印度是一个既陌生又迷人的世界。我们终于体会到诺亚方舟上那些动物们的感受了。我们被囚禁在一艘毫不妥协的大船上，在海上漂泊的40个昼夜里，是多么如饥似渴地盼望能脚踏实地啊。在甲板上，当我们想像着各自命运的前景，以及将如何去适应异国这片土地的生活时，都很激动。

昨晚黄昏时分，美国海军“摩顿将军号”军舰进入孟加拉湾泥泞的水域，向加尔各答驶去。突然一阵狂风遮天蔽日，没人能睁眼看清它的狰狞面目，整个世界都被黄色的灰尘所笼罩。风尘总会平息，而农民们也会继续努力劳作，以从这片贫瘠的土地中得到一点食物。

偶尔有老式的小船和驳船划破这平静的、烟雾弥漫的海岸线。我们已经驶离了敌军潜艇的射程范围，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而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弃船上岸。太阳落下时，我想：“我才22岁，念过几年大学，是一个来自东洛杉矶的乡巴佬，现在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将如何面对？我能让这种经历变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且令人愉快吗？最最重要的是，我要尽可能地多与洛蒂——我新婚才4个月的妻子分享这一切。”

自从圣诞节前夜，我们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以来，我们就不知道目的地在何处。我知道这一直困扰着你和我。到达加州的威尔明顿时，我们得知要前往印度，那时我真恨不能马上就告诉你。旅途中，我一直在阅读“史密森战争背景知识系列手册”中的一本：《印度民族》。

那里面有我急需了解的信息。我希望它能使我在一个拥有 45000 万人口，但面积只有半个美国大的国家不致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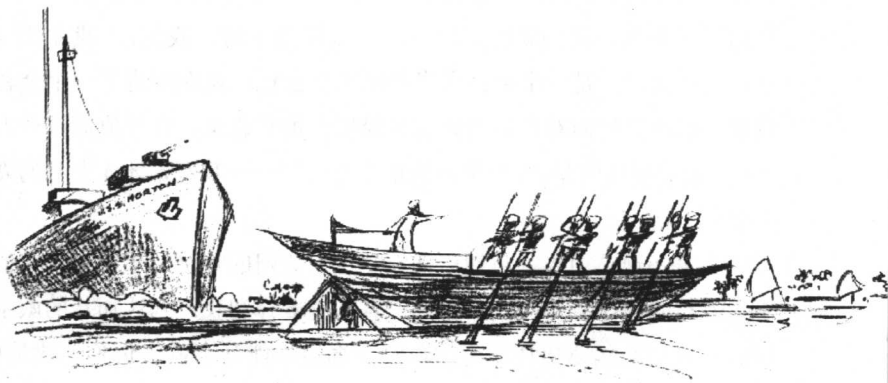
在我们前进途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部队的司令刚刚离开美国 5 天就去世了。由于和我们的预定航向相差不远，所以上司决定将他的遗体送往珍珠港。

几天后，当我们在甲板上凭栏远眺时，看见在西面隐约出现了钻石山的轮廓，这是夏威夷瓦胡岛上的一座死火山。我们知道，很快就要到达珍珠港了。大家以为这是一个不期而遇、千载难逢的观光机会。谁知道，在进港前，扩音器里却传出一道奇怪的命令：“部队全体人员到甲板下集合待命。”司令的遗体很快被送下船，我们的船很快驶出港口。船驶出好几英里后才允许我们回到甲板上。我的结论是上级怕人借机开小差吧，而且珍珠港的惨样儿，可能会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这一路上还发生过许多不寻常的事，但以后再说吧，我想尽快先把这封信发给你。

经过一夜漫长的期盼，船终于缓缓地驶进加尔各答的码头。加尔各答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此我有机会去经历一些罕见的事。我在画速写时，看见一个船工爬到船尾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舵上，解开裹腰布，跳下水去。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特别的个人洗礼风俗。而这只是那天我看到的众多独特景象之一。

码头前，人群挤成一团。他们围在身上的奇异服装，就像《圣经》里所描绘的那种风格。看着这一切，我感觉像是在梦游，或是时光倒流。



顺胡格利河而上